魏書

二一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一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黄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

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
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
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
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
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
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
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
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
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
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
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
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
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
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

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

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賜
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
為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
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
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
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刼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
為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

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姧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寛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
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
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
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
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
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眞君三年劉義隆遣
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

衛劉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劉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劉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劉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

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
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
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
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
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
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
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
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

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

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
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
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
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
子欲斷其粮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
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晋壽白水送粮覆津
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粮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

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
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
衣粮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
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嚮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
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
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
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
局本或作句或作句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
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

易返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乱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巳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粮路開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巳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湏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粮

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内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

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内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内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一爲洮）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
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
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
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眞眞衆潰僅而得免喜
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
絶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
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
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
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

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闚覦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事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覺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

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
奸頑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
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
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
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
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
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姧賊息闚覦之心邊城無
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
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

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
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
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
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
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
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粮一月速於駱谷築城
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
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
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
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勑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万東征幽
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
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
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

州刺史韋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
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
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
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
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
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
及其民戸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
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万

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勑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西千攻城氐羌一万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万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勑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僞退冏率衆騰逐勑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勑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勑文分兵三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

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閭根率軍助勑文勑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

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劉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尅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壖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尅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

令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壍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壍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壍外拒鬭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鬭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

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敕文縱騎躡之死者太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眞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盈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

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
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
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
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
尚迎蠕蠕王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
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為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

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

難當左右隊騎入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
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
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
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
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
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
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
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

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池仇氏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内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

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凶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

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氏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蛩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万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群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

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勑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内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禄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宫洗馬次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
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
爲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
彭城内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
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
元救之軍次于秺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
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
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等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
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
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
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乗機
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
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万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
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
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

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泝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産之高遵世及丘幼弼

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仮之憘公等輕騎遁走乗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万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孫為中書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

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坐
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勑文呂羅漢孔伯恭之
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
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暫勝之名豈
同年而語也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

九五

敎書作三[illegible]

十一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

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
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
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
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
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三
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
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
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
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
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
漢中以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
當稱蕃世祖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還爲
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從還子
孫於建業還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

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鎭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

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
河東吏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
將軍華州刺史諡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踈狂有膂力歷河北
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為御史所彈
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為
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
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

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万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

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鮐呈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栅

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
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
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以城降
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
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
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
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
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荊又
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

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
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猷襲爵
子猷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
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從貨自通得
爲秦州闕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
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歛納貨巨
万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

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内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絶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文相為汝南内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為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為汝南内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黄門侍郎

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
爲屈丐統萬城銘蚍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
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
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
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
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
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
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群籍再閲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

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
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衞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
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
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
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
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
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

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歳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宻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
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晷敷嘗
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
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
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
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

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
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
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養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
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
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
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
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

陋園疇編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閻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閻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衛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縣中散常侍縣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縣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縣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

京師世祖拜谿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
加安遠將軍世祖幷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
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
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
清儉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

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幷州城陽王鸞城局參
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
和遷青州敎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
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
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郞兵部尚書涼州平
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
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

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
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
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
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
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荅
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
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爕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愜愜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醱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

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
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角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
網改祝邪道攸斁龍盤應德隨虵銜珠勿謂無
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絶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
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
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文
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兇獨猶
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禄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
涼州入國賜爵卧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
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
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
逮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
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
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
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

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峩恒嶺溰瀁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皐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日文著述日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

應其求翰飛東觀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卑泯時無逸勸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君子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閶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

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由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之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倩其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盻坎迷流覿良閶止伊介虯光四鱗曲水其十二允荅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念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之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
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諭褒飾有過其分既承
雅贈即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
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弈世克隆方圓備體淑
德斯融望傾羣儁嚮晉騤華戎其嚮晉騤伊何金聲

允著匡贊西藩搵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
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遐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
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
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
天暉其五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戲下豈曰能
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六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

賢內尋諸巳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
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正其八世之圯矣靈運
未通風馬殊雋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
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
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
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之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遠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
已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
滯結駟貽塵屢空亦弊兩閒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巳中殘雖曰
不敏請事金蘭斯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
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
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
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叚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
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
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

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
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
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
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
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
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
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
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徇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
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蜂求珍搜巖
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淵
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祅氛未廓鳳
戢岷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摽艱極則夷奮翼
幽喬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
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
游卒歲忻路未淹離攣已際顧難分歧載張載
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

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讁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
下曰文辨訏日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
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
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
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
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玄隂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玟
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
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

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
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
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
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
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
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
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
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
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
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
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
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
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
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

巽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
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
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
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
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
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
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
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
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
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
涼州西四百里韮本或作悲亦作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

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敎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從京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

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東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

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眞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
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
罪徒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陰能抑掠爲
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
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
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

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
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
名世祖平涼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
叚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
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
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

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尒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雋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

惜之贈撫軍將軍荆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刼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
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
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謡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
南將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
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
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眞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禄大夫
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万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

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万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駞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

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
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國率土之濱莫
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
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絶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万人
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

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万誇大我亦有良馬百万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者嘗至京師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
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駞騾馬
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
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絶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
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
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
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
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

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溵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氍毹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梃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屩君而著此將士去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
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
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
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

濟鬭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
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
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巳
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万之師而制
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
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
敗輕敵致此亦非所䘏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
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

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
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
為容孝伯風容閑雅應荅如流暢及左右甚相
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
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
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
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
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
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
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
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
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甚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絶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册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外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勳重先朝世絶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慼慶蓋以獎勸來今垂

範万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此書照然可見則微微衷楮重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万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

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弟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愼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勞勤工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此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
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
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
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
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
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
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
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
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
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
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
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飜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擲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擲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
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
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
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
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
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
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娶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

爲此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

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

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

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

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

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

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羲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沈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寛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

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

作郎傳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
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
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為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
賜爵順陽侯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千万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
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

爲當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
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
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
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
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糺佐贓罪
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
寵貴綜攝内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
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
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愼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旣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堦昭德於上代

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万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己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粮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
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
比後月十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
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
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
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
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
前陛下行之於後故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
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
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
羣臣咸唱万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
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
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郛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閙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粮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没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户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
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令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
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
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
二十万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
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讌
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
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
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
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寬含得預此醼慶愧交深高祖曰朕當弗能革
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
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為律文
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
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父兄不預
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

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
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
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
子坐是為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
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
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
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
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
相矛楯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為指例條

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絶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鬚髮班白姿皃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

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
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
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
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
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
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
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
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
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

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
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
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
陟兼良宿宜裦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
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

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
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邱嶺旋鑾覆
冊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
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没
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冲患狀謂右
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摠釐朝務清儉居躬
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
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
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毋所出頗相忿

閲及冲之貴封禄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閒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己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

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
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
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
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
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
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
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本祥
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龕經史
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
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
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
世及瑒鄴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
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
録同異以備傳疑